



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还珠楼主卷

黑森林

(下 册)

还珠楼主◎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还珠楼主卷

黑森林

还珠楼主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森林 / 还珠楼主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6.1

(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还珠楼主卷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6708 - 0

I. ①黑… II. ①还… III. ①侠义小说 - 中国 - 现代
IV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02525 号

点 校: 裴效维 周清霖 李观鼎

选题策划: 马合省 责任编辑: 薛媛媛 卢祥秋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: 36 字数: 540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72.00 元 (上下册)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第二十二回

飞行高树顶 林深水秀 再现生机

双珠回头一看,原来老人住在树上,离地六七丈。树干中间结有一间木屋,四面都是树枝编成,上下再加木板建成。虽不知他是何心意来历,既不看守自己,又是孤身一人,没有别的同类,想必不怀恶意。因从乃父行医日久,颇知各种山民风俗习惯,索性不去理他。一面整理衣履,活动手脚,一面查点兵刃暗器和包袱中的衣物,居然都在,不曾遗失。正在暗中庆幸,老人已走了下来,手中拿着一些食物和一个水瓢,凑到面前,要双珠饮食。

双珠见那老人,少说也有七十左右,方才对敌那样凶猛,此时见人,神态却极善良,最难得是,连人带所穿兽皮短装,都是那么干干净净,心中先生好感,便把水瓢接过,由包袱中取出布巾,略微洗漱,饮了几口,二次又问:“老公公,这是什么地方?离楠木林还有多远?有两位老公公婆婆,姓木,本领甚高,你可见过?”

老人好似以前学过汉语,因在树林之中年久,多半遗忘,对于双珠又极怜爱,恐她不懂自己的话,心生惊疑,也是连比带说,遇到遗忘之处,说不上来,便停上一停,略一寻思,想起再说,有时还补上几句土语,就这样,仍恐双珠不懂,手中比个不停。双珠看出这老野人忠厚直爽,决无恶意,虽然不似再有危险,但听老人口气,虽未明言不许回去,但说当地林深路险,常人决难通行,无论哪一面都走不出去,老人自己和他族人从未离山他往。森林之中危机密布,老人欢喜双珠,不能看她涉险,那意思此时想走,决办不到。几次问他楠木林,都将头连摇,好似从未去过,连方向都不知道。

后来再三探询,并将自己来意和所寻道路以及遇见地震经过一一说出,老人方始表示惊奇之意。因所说汉语有限,只能互相会意,不能畅谈,费了好些心计,方始问出自己好似错了途向,白受许多惊险疲劳。所说楠木林,老人虽未去过,也不知那地名,但照双珠用树枝在地上所画图形,必已走错,

否则不等第二日黄昏遇险，已该到达。分明林中昏黑，遇见马熊之时，未先查明日影，又不会山人看星之法，以致越走越远，由斜刺里岔将过去。

后又问出老人所居离地震之处颇远，前日地震他也知道，并还为此带人前往查探。发现大片森林陆沉，陵谷变迁，与以前迥不相同。火山陷落下去，业已成了一片湖塘。因在归途无意之中拾到三条腊腿，先分吃了一只，后往附近林中采果，生火烧烤。正准备事完烤吃，再往家走，谁知无意之中发现两只猛兽，想要猎取，不料那东西甚多，几为所困，费了许多心力，才打到几只小的。正往回走，想起离开时久，肉已烤焦，好生悔惜，难得吃到这好东西，心中仍是不舍。赶往先烤肉的崖洞之中一看，腊腿不见，地上却散着好些死人骨头，头骨已被取走，知是食人蛮所为。回忆以前曾有两个族人来此采果，失踪不归，几经搜索，连尸骨都未找到一根。彼时便疑不是遇见大蟒，整个吞吃了去，便是遇见食人蛮，送了性命。如是野兽所为，多少必要留下一些痕迹，如头发和所着皮裙羽毛之类，不应全无踪影。本想发动族人前往搜索，为了这一带直径相隔虽只三数十里，如由下面森林之中通行，险阻甚多，好些地方均要绕越，往来费事，不是所采山茶有用，轻易无人前往走动。当地如有土人潜藏，一起凶杀，互相报复，非有一面全数死光，永无了结之时。上来必须查明对方强弱，人有多少，方可下手。

老人虽是一位退休的酋长，在本族中最有威望，也最机警稳练，只他作主的事，从来不曾吃过大亏，因此也最受人尊崇。力主慎重，查明再说。最后选了两个勇士，往那一片森林细加搜索，除却猛兽毒虫甚多，并无土人形迹。几次故意单身诱敌，想诱土人出现，均无所遇。可是去的人粗心，没想到再往侧绕走一两里便是土人所居山谷，土人照例不往这面森林走动。快出林前，又隔着一条大壑，难于越过，稍一疏忽，就此忽略过去。由当地去往飞泉崖一带，另有几条往来之路，野人常去，并还发现过山民采荒往来。老人立有规条，除却来人入境犯禁，在外相遇，无故决不去惹人家。对方人数又多，因此不曾对面。当日如非地震山崩，形势大变，归时老人这一路嫌沿途险阻太多，不愿再走原路，也不至于走到那里。等到发现腊腿失踪和地上血迹，又闻出土人所留的血腥气，想起前事，正待往前跟踪，就便查看当地有无土人藏伏，忽然遇到一个山民。先见老人同了十来个同族一路，还在顾虑，掩伏一旁，不敢冒失上前相见。

恰巧有一同去的野人，去时在火山附近受了点伤，人又自恃胆勇，不愿

跟随另一起人回去，走到溪水旁边，没有过桥，欲往溪边饮水，忽然伤重毒发，疼痛难当。这时月色早上中天，老人业已看出土人去路，并还拾到几片用刀削掉的焦肉皮，仗着多年来练就的灵敏五官，伏在地上细一观察，非但看出土人所留脚迹，并还知道人数多少，计算只有四五十个，内中好似还有一个汉家女子，脚印只六七寸长，没有趾痕。心中奇怪，决计探个水落石出。同时发现山口侧面的森林正是以前失踪人的来路。这类野人虽然生长森林之中，强健多力，野蛮凶悍，但最爱群，自家同类极少争斗。如有一人为外敌所伤，便认作生死之仇，不报复不止。下手虽极残酷，却最讲理，人不犯他，决不犯人。便有外族的人误入他的境内，只不犯他禁忌，也以客礼相待。一经发现土人踪迹，料知以前死了两个同族，多半土人惨杀，立时激怒，一面分人赶回报信，一面在老人率领之下同往前面赶去，竟将那人落在后面。

那人等到伤重难行，勉强由独木桥上连爬带走，到了对岸，人已不支。刚想喊援，忽见后面赶来一个山民，向他警告说：“前面便是食人蛮窟穴，我刚由那里来，有一汉家女子被他们骗去，困在那里。如其有人救她出险，将这些土人除去，必有好处。”一面取出小刀，代将毒刺挑去，敷上所带伤药。转眼之间，痛苦忽止。这类野人最是知恩感德，便问那山民要甚酬报。山民答说：“不要酬报，只请你们相助，将那汉家女子救走，将来我们还有报答。”那人便说：“我已奔走不快，你可将胸前所带人骨信符拿去，追上前面老人，向其请求，并请分出一人助我回去。我要什么，他都可以答应。”山民和那野人也是言语不能全通，全仗手比会意，立照所说，追上老人，告知前事。

老人因见前途山形险恶，土人踪迹虽只四五十个，谷中人数多少还不知道，自己共只十来个人，恐因人少吃亏，想等援兵快到以前方始发难。先分两人往探虚实，自己带人藏在外面，刚刚停当，便被山民寻到。一听通体不过七八十人，心便放了一半，又知对方愚蠢非常，女多男少，女酋威权最重。仰看月色业已西斜，预计天明前后援兵必可赶到，索性大举发难，骤出不意将其除去。因感山民相助之德，便令一齐随同下手。

山民先只知道土人吃人，双珠被他骗去，入卧石上，恐被警觉，平白送死，想等半夜人静往救。又因腹中饥渴，出来觅食，不料刚一过溪，便见野人寻来，内一老人不时伏地闻嗅查看，先当双方仇敌，意欲相机利用，乘其互相恶斗之时，抽空下手，将人引走。一听要到天明大群人到方始发难，虽觉双珠好好地卧在石上，不像当夜被害神情，心终不放，便和老人说：“我二次往

探虚实。”到后一看，人已不见，安静静的，也无凶杀痕迹。可是这伙土人，仿佛通宵不睡神气。下面广场上尚有二三十个，有的添火，有的争吃生肉，旁边还杀了两条山羊。半山腰上，更是鼓乐声喧和女酋纵淫欢啸之声一直未停，不时还有男子捧了饮食之物往窝棚中钻进，所生火堆火力更旺，照得当地又红又亮，再往前走，非被发现不可。心想：“双珠本领甚高，逃走虽然可能，看土人意思，当夜决不放她逃走；再说也不认路，如真逃走，土人就是开头没有恶意，也必生疑，不会这样安静，方才所见几个手持兵器、形似防守的女酋，也一个不曾走开。”越想越怪，那绑双珠的藤板业已供在火前，被那当中大石挡住。山民没有看出，在暗影中等了些时，见无动静，只得回转。先探虚实的两个野人业已先回。老人正在愤怒，又分一人往催援兵，就便送那伤人回去，已走了半个多时辰。

山民还不知道利害，后听老人连比带说，才知双珠被土人用作祭品，天色一明，便要用火烧死。当时悲愤填膺，急怒交加，力请老人往救。老人笑说：“我的人还未全到。这类土人虽然能胜而不能败，猛恶已极，他们人多。如何为救一个汉家女子，白送几个人的性命！”并问山民：“汉女并非同族，为何这样情急？”山民以为野人好利，便说：“此女武功甚好，医道尤为高明，能够起死回生，如能救走，那好处和利益说他不完。”老人还是不愿伤他同族壮士，不肯去拼。正在争论，山民仰望天色，离明不远，厉声跳脚，说了几句，便拔出刀来，往谷中飞驰，准备自往拼命。走时并说：“双珠是个好人，救过我的性命。非报恩不可，死也愿意。”

刚刚跑出不远，老人忽然率众追上，说：“我援兵就到，并且是由谷底森林那面赶来，正好两面夹攻，不过土人人数多少还拿不准。为了前日地震，我们的人分好几路出来，留守的人不多，方才得报，只有十余人在家，余者都是老弱，没有同来。先去两人均通土人语言，业已探明，我们以前死的弟兄便是这为首土人所杀，越发饶他不得。我虽年老，精力未衰，能由树枝顶上行走。土人人数多，暂时还许杀他不完。如与硬拼，太不值得。我已传令，命人绕往前面送信，叫新来的人埋伏林中，我们掩到里面，等他们快要行礼之时，出其不意，先将为首女酋杀死。我抢了那汉家女子，往森林那面杀将出去。好在相隔不过半里远近，你们不可恋战，杀得一个是一个。等他们追入林内，伏兵立起，两下夹攻。他们不知我人数多少，定必惊慌逃回。等到另外两路的人得信赶到，再照我所说四面包围，全数除去，一举成功，永绝后

患，方为上策，千万冒失不得！”

山民随同众野人往暗谷中掩进，边走边说，前段谷径阴森黑暗，还不知天色已快亮透。刚到广场侧面宽阔之处，正要把人散开，忽然发现土人鼓吹舞蹈声中，当中还有四人，手举一个两面合拢的藤板，正在围火徐行，怪声歌唱不已，女酋带了十几个男的跟在后面。老人见多识广，一望即知祭礼快要举行，忙告山民说：“藤夹中便是那汉家女子。你随他们动手，我往救人。事完，速往森林退走，到我那里再说不迟！”

山民也看出了几分，闻言大惊，立时不顾命般蹿将上去。老人深知土人厉害，恐其受伤，一声怒吼未完，竟由旁边石崖上扬手一石梭，首将女酋打个脑浆迸裂，人也飞扑下去。仗着生来力大，又是骤出不意，另外几个均是野人中的有名胆勇之士。山民情急拼命，身边又带有特制的连珠毒弩和一口极快的缅甸刀，恰巧同时赶到，只一照面，便斫翻了三个。老人因见敌人太多，业已惊动，再将人放落恐来不及，一面传令速退，就势抢起双珠的藤夹背在身上，便往谷底森林那面逃去。

这类土人凶猛非常，和野人正是旗鼓相当，难分高下，如非上来先将女酋打死，寡不敌众，还要吃亏。全仗老人机警智计，安排得好，山民情急拼命，刀弩并举，连杀伤了好几个。就这样，如非事情凑巧，双珠恰将毒弩取出，隔着藤缝打杀了几个，事情也无如此容易。最关紧要的是，这类土人虽是重女轻男，为了女多男少，稍微精壮一点的男子全成了心肝宝贝，山民和另几个野人均不知他风俗，那些男子比较无用，又都在女酋淫威之下，多半做了她的情人，当日随同祭神摆样，又未拿着兵刃，吃众人一阵乱斫乱射，转眼死了十几个，变生仓猝，女酋死时，土人本极惊慌，手忙脚乱，后来看出敌人比他们少得多，杀的又是男子，立时激怒，纷纷上前拼命，几个最凶的，更因祭礼被人抢走，神必降祸，急怒如狂，穷追不舍。哪知神祸不如人怒，未来之事还不可知，自己先就恶贯满盈，为人所杀。最凶的几个一死，众心越乱，看出来敌虽然不多，但那兵器厉害，不是当时送命，便是痛得满地打滚，方始有点胆怯。山民和众野人已照老人所说，杀出重围，一人未伤，往森林中逃去。土人见状，当是人少怕他，又追了下来。到了林中黑暗之处，伏兵一起，自然非败不可。

双珠聪明绝顶，谈得时候一久，非但老人所说生硬的汉语，连那种独有的土语，也因互打手势，明白多半，但是还不详细，只问知一个大概。心疑山

民必是阿成寻来，如其是他，不应走错，既然走成一路，可见楠木林的途向不曾走错，何以老人这等说法？如说楠木林就在近处，这里离被困的山谷，直径只有三四十里，土人相隔想必更近，似此野兽一般，毫无人性的土人，楠木林异人师徒那高本领，决不容其这样残杀害人。有好些话对方不懂，只说名叫阿庞，也不知他有多少人，与野人烈凡都是否同类。有心探询，又知林中野人大都自成部落，常起凶杀，仇恨甚深，又有许多不可理喻的禁忌，稍一失言，立生猜疑，便有性命危险。难得这是一个为首的人，不如暂且忍耐，等那山民和众野人回来，看他是否阿成，与之商谈再作计较。

双珠暗查老人对她甚是殷勤，并说昔年曾在汉城中住过三年，往来多次，赠他礼物也全收下，十分高兴，看不出丝毫恶意。暂时想不起如何走法。对方连地名都不知道，自称阿庞，又是一个老酋长，决不会是烈凡都。手脚又被绑伤，周身酸痛，这类布满野人之区，孤身上路也有危险，最好能与说明，请其引路，才较稳妥，但非当时可以办到，只得耐心等了下去，老人问她：“可要去往树上安睡？”双珠自然不肯。老人也未勉强，取了两张兽皮下来，铺在石上，说：“这里最是平安，不妨随意走动，千万不可走进林内。我也两夜未眠，想睡些时。我们各自安眠，等人来再说如何？”

双珠会意，连声致谢。老人便独自走上树去。等了一阵，不曾下来，耳听打呼之声，越料老人没有恶意，决计等人回来再说。昨夜睡得太多，心中有事，又是白天，自睡不着，卧在石上等了一会，不时闻得身后林中隐隐有人踏草之声，起看无人，因觉老人虽是野人，性颇善良忠厚，先未理会，几次过去，忽然看出那是几个小野女孩，见人回顾，立即避去。独坐无聊，又想乘机探询，恰巧方才所送礼物中还有十几粒料珠，便取出来，回身引逗。

林中女孩共有四个，最大的年只十来岁，都是周身赤裸，腰间围着一块兽皮。因是生长森林之中，见光时少，年纪又小，皮肤虽都白中略带微青，看去却是通体浑圆，筋肉坚韧，一个个生得十分强健。目光更是又黑又亮，身上也极干净。初见生人招呼，还带着一些惊疑羞怯之意，后见双珠满脸笑容，温和可亲，不住举手招呼，内中一个年约六七岁，生得又白又壮，貌相也最美丽的小女孩，首先试探着走了过来。双珠拉着女孩的手，越看越爱，便将料珠给了她一粒。那女孩名叫鸦鸦，先还带有疑惧之意，想要挣脱，后见双珠爱她，又给了一粒料珠，便喜欢起来，倚在双珠怀中，任其抚抱。另外又来了几个，似知对方没有恶意，又均想那料珠，也相继凑将过来。双珠每人

给了一粒，又取彩线将珠穿好，套在这些女孩的颈上。众女孩越发高兴，一个开口说笑，便围在双珠身前，七八张嘴吱吱呱呱说之不已，语声清脆，宛如好鸟娇鸣，十分悦耳，只是一句也听不懂。

双珠以前助父行医，平时虽喜清洁，对于老少病人，无论多么贫苦污秽，都抱着极大同情之念，体贴照应，样样周到，养成一种温柔耐烦的习惯，容易使人生出亲切之感。而这些女孩又都那么天真美丽，虽然不知双珠来历，时候稍久，都觉对方人好可爱，谁也不舍离开。双珠更有耐性，反正无事，便试探着连问带比，并将对方好言劝住，令其一个说了一个再说，免得同时开口，和炸了窝的麻雀一样，吱吱喳喳，一句也听不出来，反更无法明白。似这样约有大半个时辰过去，树上老人鼾声未止，众女孩虽然争先献媚，抢着说话，语声却低，动作更极机警轻快，捷如猿鸟，林中稍有动静，自己还未听到，业已当先纵身掩去，其行如飞。

双珠见这一群女孩最大的年纪不过十一二岁，最小的才六七岁，每人腰间和肩臂上都带着小小弓箭、石矛梭刀之类，心想：看这几个女孩十分聪明伶俐，相貌也好，哪一点在汉人以下？偏会生在这类洪荒未辟的深山森林之中，周身只围着一片兽皮，连衣服都没有一件，偏带着这些兵器，大的不说，小的才六七岁，莫非也能和野兽毒蛇恶斗不成？先还疑是野人尚武，从小使用兵器当作玩具，细一查看，这些幼童所带兵器，虽比大人所用要小得多，但都锋利非常，尤其是那石梭乃坚石打磨而成，十分尖锐，分两颇重，寻常大人也未必能够随意投掷。这些女孩，除却两个年纪最小的，差不多每人都带有一两根，后又引来两个男孩，约有八九岁光景，所带兵器更多，肩上几乎插满，分明应敌之物，并且林中有不得一点响动，稍有声息，除幼女鸦鸦被自己搂住，并经众女孩劝说拦阻没有跟去而外，余者都是分头赶去，行踪飘忽，来去极快，宛如大敌将临，准备防御光景。先颇不解，及至时候一久，细心考验，居然懂得好些语言，才问出一个大意。

原来这班野人虽然自来便在森林生长，但是当地常有地震火山爆发之灾，尤其是那森林中的野烧更是厉害，毒蛇猛兽也多，所以从小便经大人指教，想出许多防御驱避方法。他们最怕的是地震和起火，日前馒头山地震，离开当地虽然尚远，震势也不猛烈，野火刚起便遇地面陆沉，大雨骤降，前后不满一日光阴便全停止，但也震塌了数十里方圆的地面，烧沉大片森林。当地虽未受灾，地震初起之时，照样波及，受着震撼。老人阿庞乃全族中的智

囊,经历最多,心思也极灵巧,遇到这样非常之变,照例不肯丝毫疏忽,地震还未停止,便冒着狂风大雨,亲自当先,带了几个壮士赶住窥探,一面命人往来报警。地震停止以后,料知这场灾变,必有许多猛兽伤亡在内,想得现在还在其次,最重要是经此巨震,山林陆沉,地形大变,震区附近难免藏有别的种族和大群野兽惊慌逃窜,原住之处不能存留,必要来此侵犯。火山如未熄灭,更要看清形势,率领族人另觅安生之所。这些事如不早作打算,一旦异族仇敌和大群猛兽毒虫骤然掩来,必受其害。第二日起,便和酋长一同下令,除去老弱,全体出发。为了森林地方广大,分好几路搜索过去。所居根本重地,自然不可不防,于是便将这些男女幼童和老弱妇女分配埋伏在所居十里方圆之内。留守的人虽是一些十二三岁以下的幼童和老年妇女,但是这类野人生长森林之中,终日与毒蛇猛兽、各种灾害搏斗,从小练就极健强的筋骨意志,老人阿庞年轻时又常往来汉城,学了许多制造工具的手法,所打缅甸刀锋利已极,日常习于勤苦,再加非此不能得食,每人均有胆勇机智,比别的蛮族凶猛得多,看是一些妇孺,比寻常成人还要厉害。经过老人平日训练,他那埋伏,由外而内共有好几层,各借地形大树掩护守望,四面分散,都能独自应敌,互相呼应,便那几个极小的,也是一样上去。

双珠来时,老人阿庞连日人太疲倦,又知事情已完,酋长业已带人赶去,另几路的援兵也都得信快要赶到。共总不满一百个土人,女酋又死,转眼全数除去,可操必胜,不足为虑。因嫌森林绕走路远,一时兴起,背了双珠,由树枝上面一直飞驰回来,到时经由所居中心禁地纵落。这一圈空地,外人决难走进,可是人如在内,便是得到老人允许,除却对方怀有恶念,或是掩往林中私自逃走,谁也不许伤害——老人不令双珠私自入林便由于此。因由树幕顶上直抵中心禁地,那几层埋伏,最近的相隔也有半里来路,当然不会知道。这几个男女幼童埋伏最近,先不知老人已回,后被鼾声惊动,以为回来的人不止老人一个,也许还有同去的大人。赶来窥探,发现有一极好看的生人坐在树下,一时好奇,把近圈埋伏的几个幼童全引了来。先还有些疑忌,后想老人常说来人只能到他树下,没有无礼动作,便是得他同意的佳客。又见双珠那么和气,渐渐接近,亲热起来。

后来两个男童,见双珠拿着同伴身边兵器,手说口比,不住询问,居然明白对方要他演习,便不听年长女孩劝告,先拔腰间弩箭,指明相隔三丈的树枝,随手掷去,立时打中,折断下来。试过几箭之后,又将石梭取出,把手一

扬，相隔好几丈的一个断树桩立被打碎一洞，手法又准又快，看去甚是惊人。双珠再一夸奖，引得那些幼童都要逞能，两个年长的也跟着出手。因见双珠身边带有宝剑弩筒，也要她取出演习。

双珠恐生误会，又见内两幼童互相对刀乱斫，看不出是否真打，连声呼喝，带比手势，方始拦住。万一这群小人野性难驯，要和自己对比，言语不通，有了误伤，如何是好？仗着对方人颇灵巧，此时已能会意，好些话也能明白，便指了指树上，告以老人不许这样，须等老公公醒来，问明再说。

刚刚劝住，内一幼童不知怎的误解手势，以为双珠想要饮水，先把头连抓，露出为难之意，忽又现出喜容，往水塘对岸飞奔过去。不多一会，取了许多山果，还有一大木瓢泉水，赶将过来。双珠知他误会，业已取到，不愿负他盛意，随意取了两只形如龙眼的山果剥吃，觉着又腴又香，其甜如蜜，便朝幼童稍谢，笑说了几句。这时下余男女幼童，以为双珠夸奖那男童，也要学样，分途往取。

双珠不知这些幼童能否作主，正在极力劝阻，一个一个亲热敷衍，表示都爱他们，大家一样，并无厚薄，忽见群童一齐回顾。定睛往水塘对岸仔细一看，原来环着空地一圈高树之上，还有好几所和老人阿庞所居差不多的大小木屋，因其深藏繁枝密叶之中，离地既高，相隔又远，不像老人所居比较明显，先未看出，方想：树屋中人必已他往，忽听群童低呼欢笑之声。再往前面一看，对岸树上下来一人，远望像个山族妇女，走得颇缓，暗忖：“这类野人何等强健，此女年纪看去不大，如何路走不动，像是有病神气？”鸦鸦业已挣脱怀抱，和另两蛮女口呼喃喃，飞驰赶去，拉着来人的手，手指自己这面，又说又笑，高兴非常。

一会越走越近，乃是一个未满三十的山妇，貌相身材均极美秀，虽然也是一头乱发披在肩后，因其肤色雪白，眉目清秀，长身玉立，人又干净，胸前还挂着好些串金珠翠玉之类，不似平日所见蛮女那样粗野，反更觉着美艳。方想：“蛮荒森林之中也有这样人品，便这些男女幼童也都长得俊美，如其穿上几件衣服，打扮起来必更好看。莫非这里水好，连野人也生得如此秀气？”那山妇已快走近。看那打扮，便知不是酋长之妻，也是他种族中的尊贵人物，再见对方上来似有惊疑之状，后被男女幼童迎上前去围住一说，立转笑容，人还未到，先就露出亲近之意，不敢怠慢，忙即起身向前招呼。上来连说带比，满拟对方必听不懂，至多晓得一个大概，哪知山妇非但聪明异常，那些

幼童从旁稍一插口，汉语便能领会。

后来双珠用平日所习土语试一探询，内中一种山民语言竟能应答，竟问出那山妇名叫山兰，并非当地野人同族，乃是山民之女。因随父母入林采荒，遇见大群猛兽，同行数十人死伤殆尽，只她和一受伤的老母被一野人救去，向其求爱。彼时山兰年已十七，本有情人，采荒时被猛兽所杀，一则无家可归，又感对方救命之恩，便嫁他做了妻子，连生三女，夫妻感情甚好，不料前年丈夫选了酋长。

当地都是一夫一妻，惟独酋长可以纳妾，以前女子婚前还要先和酋长睡上三夜，方许与她本夫成婚，常给酋长贪恋美色逼为妻妾，不令再随本夫，引起凶杀惨事。直到四十年前老人阿庞做了酋长，觉着当初祖先共只二十余人，因受同类欺凌，历经艰险，吃了无数苦头，逃来此地，好容易立家室有了根基，人数越来越多，成为森林中最强大的蛮族。全仗众心团结，爱群爱众，一力对外，以私斗为耻，才有今日。但因昔年为首祖先好色，人又胆勇多力，妇女俱都爱他，自家便有三个妻妾，因此留下恶例。本来自己人一向相亲相爱，彼此扶助，连别族中欺凌老弱的恶习都没有，所以一旦和别的种族发生争斗，或有敌人来犯，无一次不占上风。每次发生惨杀，都由酋长多纳妻妾、霸占别人爱侣而起。想起痛心，意欲以身作则，改掉这个恶习。自家夫妻感情又好，始终一夫一妻，直到乃妻老死，均未再娶，并向人说：“我们森林中人，除却遇到外来侵害、死于毒蛇猛兽之手，大都长寿，可是历代酋长不论多么强壮胆勇，不是和情敌拼命两败俱伤，便是不满中年已是衰弱病死。这都是多娶妻妾、强占人妻害了自己。你看我老头子，年已八九十，除却须发花白，精力始终不曾减退，和年轻人一样，中间连遇几次凶险，均得转危为安，比谁都长寿，便是一夫一妻的原故。希望你们以后学我的样。须要知道，森林地方广大，别的种族散居各地不知多少，有好些地势隐僻、相隔太远的至今还未发现。这些外族不知拿力气求衣食，要多少有多少，决用不完，专讲掳劫他人，任性残杀，必须众心如一，才能抵御。我们共总三四百人，比他们人少得多，再要为了妇女生出变故，引起凶杀，自来事情难料，哪怕酋长本领多大，正当强占人家爱妻、发生变故之时，敌人突然乘机来攻，人心稍一分散，立时便有灭亡之祸。”

老人平日最受同族爱戴，但有一年为毒蟒所伤，每逢春夏之间便要发病，往往手脚皆肿，好几天不能行动。彼时年已七十以上，照例本该退休，全

是众人留住。惟恐误事，中有一次病好起来，召集同族再三力说，另选了一个酋长。上来尚听老人之劝，不曾多娶妻妾。后因乃妻受伤残废，又娶了一个，于是重又留下恶例。

等他死后，山兰之夫做了酋长。头两年也还相安无事，近年因他具有极大威权，虽怕老人阿庞，不敢强占本族妇女，仍常时借故出外，以打猎为名，掳抢别族少女供他快活。老人当初只是劝告，不曾会集众人改去恶习，所抢又是外族女子。乃夫黄山都又是族中第一勇士，聪明灵巧，身手矫健，最得老人宠爱和众人的尊敬，这类事又是历代相传的风俗，无人过问。山兰情热善妒，空自愤怒，无可如何。上月为了丈夫爱妾刚死，又在召集亲信密计，嫌森林中的外族山女还不中意，竟想去往其他山寨中掳抢。山兰知道此事最犯老人之忌，惟恐因此把山外敌人勾引进来，便向老人密告，将他骂了一顿，因而迁怒，夫妻争吵，不是老人知道，赶来劝止，几乎动手，结果仍被掳来一个外族荡妇做了次妻。为了夫妻不和，才奉老人之命搬来当地。

这班野人所居本在东南角上森林深处，当地也有一个湖荡，比这花林塘大好几倍，野人叫做月儿湖，以前老人便与这些野人同居湖边。直到近年，觉着新立酋长黄山都颇有胆勇才智，除好色外，余者都能秉承他的意旨行事，平日甚是恭顺。自己年老喜静，又爱花林塘小湖风景，湖边花果树木又多，便搬了来，平日如无重大之事发生，便不再过问。

老人妻子早死，自带几个小孩儿女，分住林边高树木屋之内。旁边树上也建有八九所树屋，都是老人阿庞亲族。因其做了多年酋长，为族中人受了许多辛苦险难，出力最多，智勇双全，成了族中圣人，谁都对他人万分敬爱。知其年虽极老，仍和当年一样勇敢，遇上大事，总是不顾性命抢先上前。森林中本有两处异族仇敌，虽经老人制服，相安多年，不曾来犯，但这两起敌人都极猛恶，心中不免怀恨，对方毒刺又极凶恶，中人必死，长于暗算，最畏忌的只老人一个，多少年来不敢蠢动，全由于此。惟恐离群独居，被对方派上几个敢死勇士行刺弄死。这一带左近毒蛇猛兽又多，老人以前曾吃过两次大亏，几为毒蟒所杀，洞中野人也伤过不少，全都担心。

老人却因花林塘风景既好，又具形胜，正当那两起仇敌的来路，表面推说年老喜静，实则另有深意，断定对方大举来犯虽然不敢，自己只一落单，必要设法选了死士来此行刺。来的也许便是酋长本人，意欲将计就计，将内中一个少年酋长治得死心塌地，使其化敌为友，全族中人都和本族一样，双方

上辈本来同种同族,中道分离,业经自己多年苦心考查出来,如照自己的心愿,将那新立十来年最有勇名的少年酋长收伏,再与说明来历,折箭为誓,双方结为一家弟兄,联合起来,将另一强仇白乞老除去,从此便可永享安乐之福,不致互相残杀,再起争斗。主意打好,但未对人说起。众野人却担了心事,再三求说,要与同居。

老人明白众人心意,惟恐人多将对方吓退,始而执意不许,后见众人求说不已,并在暗中选出好些壮士埋伏林内,轮流守望。过了多半年,果然发现刺客,等到众人警觉,人已逃走,老人身上还受了两处伤,偏是满面笑容,也不明言刺客形貌,是否仇敌遣来,怎会被他逃走。

住在旁边树屋的虽是几个未成年的男女幼童,因其从小生长森林之中,随同大人打猎采荒,斫伐树木,经历各种险阻,五六岁起便佩带武器,学会使用方法,耳濡目染,不满十岁便能应敌打猎,一个个精强力壮,动作轻快。老人晚年又最爱这些孙男女,从小便教他们使用各种兵器,练习甚勤。野人虽不会甚武艺,但因森林之中危机四伏,不时均须与那毒蛇猛兽、食人蛮以及各种异族搏斗,常年经验积累之下,自然而然练成各种使用刀矛弓矢之法,最厉害是那梭镖、弩箭、石枪、石梭之类,简直百发百中,打将起来又猛又急,有那手法高明的,真比寻常练过武功的人还要厉害。阿庞这一种野人本就聪明机警,多力耐劳,不像别的山人只顾眼前,有了两天饱饭便不愿再动,非但样样富足,便这些小人也都智勇双全,众心如一,不受外人丝毫欺负。这时各立在旁,有的似还动过手,断无不知之理,可是问将起来谁也不说。老人经众请求,居然答应选了十来家,许其移住在侧。

花林塘本是一个荒凉所在,只有一角小湖和湖边一片花树,自经老人看中,移居之后,整理得十分整齐,只湖边一带,连尽头一座并不甚高,形势奇特,隐在花树丛中的孤峰,却经老人下令列为禁地,一向不许别人前往走动。另外湖边有老人祖孙亲手建造的几所树屋,平日也空在那里,专作藏放当地特产形如柑橘白的花果和别的贵重东西之用,不许别人居住。这次为了山兰夫妻失和,老人最爱这个侄孙媳妇。族中旧例:只一成年,所居树屋均要亲手建造,以旁人相助为耻。因怜山兰体弱多病,作为借居,腾了一所出来,命其住在上面。因是禁地,所以方才那几个幼童往取水果时,迟疑不敢。后来想起山兰屋内藏有不少这类白花果,内中两个又是山兰之女,因觉双珠人好,取来待客。

山兰正在养病,听说来了一个极好看的外族女子,心生误会,以为丈夫还是不听老人劝阻,仗着酋长威势,又往山外掳来美貌妇女,不由勾动妒火,急怒交加,赶来探问。老远望见双珠生得那么年轻好看,装束尤好,越发悲愤。本是满腔盛气,及和双珠对面,不知怎的越看越好,心中先生怜爱,忽又想起取水果的幼童曾说,来人每一幼童都送有礼物。因时常接近汉人,知道汉家人常用各种针、线、料珠、绸布、红丝、彩球等山人心爱之物,深入蛮荒,换取兽皮、药材、象牙、犀角、各种物产,经商谋利,正是这类东西。对方如是丈夫掳来,身边不会带有货物。必是森林采荒,遇见兽群冲散,逃来此地。这花林塘乃老祖阿庞所居,谁也不敢随便走进,外人只容进来便是上客。丈夫又不在此,分明自己多心。念头一转,敌意消去大半,二女见面,再一问答,得知来意,越发欢喜。

第二十三回

蛮荒奇遇

双珠见山妇山兰上来面带惊异,似有愤意,及用土语连说带比,互相问明大意,立时喜笑颜开,亲热非常。先不知道是何原故,后来方始问明。因其比老人阿庞更易懂话,心中高兴,便托她朝群小打听:昨夜送信救她的山民是否阿成?人在何处?可曾回转?山兰一口应诺,便朝身边两个年长的少女说了几句,二女便如飞走去。

山兰本非野人同族,举目无亲,全仗夫妻恩爱,过着快乐日子,一经失恋便是满腹悲愤,无可告语,忽然来了一个美貌聪明、能通土语,又有本领的少女,越谈越投机,仿佛人在外乡会见亲人一样。双珠更是连遭险难,好容易死里逃生,但救她的是个老年野人,一到便因性情直率,连日疲劳太甚,稍微安顿,自往树屋之中沉沉酣睡,丢下自己一人守在当地,双方言语又不十分通晓,森林之中更是禁地,不许随意窥探,后虽来了一群男女幼童,双方连说带比了一阵,问出好些意思,主人好似与别种野人不同,没有恶意。孤身女子处此境地,对方居心到底难测,再一想起老父被困贼巢业已日久,不知是何光景。本来兄姊妹三人同往楠木林寻访异人,难得菜花寨主感念旧恩,派了许多人相送,接连通过好些险阻之地,眼看再有一日夜可以赶到落魄崖下,前途虽然无人护送,照地图所开途向,一上落魄崖高岗便是去往楠木林的正路。末了一段幽谷险径固是奇险,但与异人所居相隔不远,即便遇到险难,闻声也必来援,不会坐视。谁知事太凑巧,就这末了一日夜快到以前,连遇地震山崩、火山爆发,差一点把命送掉。如今兄姊妹三人中途离散,自己连遇凶险,勉强逃生来此,前途如何和这野人心意尚不可知,妹子和路清更是不知下落,越想心越烦,不是这群幼童在旁说笑亲热,几乎伤心落泪,哭出声来。正在强忍悲愤准备细心打听,先通了这些小野人的语言,好去探问阿成下落,不料对方一时误会,往取水果,无意之中引来这一个美貌聪明的山